

# 文化列車

第十二期

3,25,1934

地址：上海法租界福煦路明德里二〇號 電話：七一七四七號

## 關於何徐創作問題

### 我們的自白

我們看到今天自由談上的回家槐君的自白，和前幾天該刊上的徐轉蓬君的自白，事實上，就不得不使我們來一個「我們的自白」。

這「醜聞」自本刊第九期首先揭發之後，就鬧動了整個的文壇，就連綿在不少的刊物上討論過，直到今天見了何家槐君的自白，本來是可以說已到「圓滿」的地步了；不過，我們看了何家槐君給本刊的更正函（見本刊第十期）。和同出版消息發表的言論（見該刊第三十、三十一合期）之後，覺得我們還應有一說的必要。

我們先把本刊揭發這消息的「前因後果」講一講：

大概在一個多月前吧，林希雋君（即清道夫），親自拿了一篇「秘聞」——海派後起之秀回家槐小說別人做的——來本社，聲明「文責自負」，欲本刊為之發表，我們想本刊是大眾的刊物，而且素來極端主張徵稿公開的，現在既然林君負責發表，而且這不過是一則消息而已，是否確實，尚需證明，故商議結果，就即行刊出；不料在本刊發表這消息以後的第三天上，本刊便接到何家槐君的更正函，申責清道夫為「信口雌黃」「毀謗中傷」；且本刊亦被何君指斥為「刊載無妄之新聞」所「惋惜」。這時，我們真有些後悔，正待向何君更正道歉了事，不料，是時林君恰巧適來本社，於是他大不以為然，堅持地再三聲明這事確係事實，由他一切擔保；於是我們這時，才疑信參半，就毅然把林君的答函，同時刊出，以示公正無私，不過，總還希望何君不致此耳。但，事實出人意外，今天自由談竟有何君之「自供」聞矣！嗚呼！我們於驚駭之餘，祇能為何君「惋惜」再三矣！

事已大白，我們想何君的「具體事實」，亦不會再來「證明」了吧！這樣，本刊的「刊載無妄之新聞」和「純是小報造謠」二重罪名，亦大概可以不成立了吧！不過，我們這樣想：「解鈴還是繫鈴人」，尚請何家槐君能注意及此！

再者：本期因關於「何徐創作問題」來稿繁多，我們只得「一秉大公精神」，盡量刊出；不過，以後，絕不談，以示結束，特此聲明。

——方含章  
陳 奔

# 余欲無言

楊邨人

因為要澄清文壇上的烏雲瘴氣而對於海派聲浪致討，不料原來這一運作却是所謂「野狐禪」，領袖之輩，誠惶誠恐；海派理合等因奉此山呼萬歲萬萬歲，攻擊海派者無不為「野狐禪」其應罪該萬死懸首示衆者可知。

然而大家「古明」先生令做四方曰：「天才缺乏，作品少有，精神物質皆成了整個的貧窮。幾個小卒小婢在文壇上亂棒亂喝，大分其「京」「海」，無以名志，名之曰「野狐禪」。野狐而大談禪理，其理之荒唐可知。倘在禪在一小雞或野兔，而申明「我是吃齋的」或「我是坦白的」其積更可！許多人想在文壇上發財發福，長生不老，與此無異。」（見三月十一日自由談）其骨子裏却又是原來在同類中「一小雞或野兔」的受傷而代為辯護。這「一小雞或野兔」是誰，無疑地即是我們的「海派後起之秀」何家槐新文豪。因為在攻擊海派之際，何家槐被清道夫揭發為「海派後起之秀」聲罪致討，以致冤死狐悲，（這狐當然不是野狐而是得道了的仙狐），連日各報副刊上何家槐的同類人筆槍墨劍大施反攻，最後揚了「勝利」之旗高聲喝令「制止」，如今大文豪「古明」先生御駕親征，令做四方，連海派都辯護起來，戰術高明，海海同欽，嗚呼猗歟盛哉！可是，倘想在文壇上發財發福，長生不老，與此無異」的「許多人」，却是并非野狐，而是得道了的仙狐可知。

因為海派是同類人不施訓戒而加以辯護，且而令做四方為虎作倀，嗚呼 余欲無言！

# 清算何家槐

林希雋

## 一清道夫宣佈真名一

關於何家槐冒名發表創作的問題，刊登文字參加討論的計有自由談，文化列車，火炬，青光，人言，申報本埠增刊，新夜報，出版消息等，凡留心報章者，當然莫不知道了。至於各人的意見，攻擊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同時有人則純以一種私情關係的立場對何家槐而說話，可是事實俱在，聰明的讀者自有公論，不致為歪曲的言語所蒙蔽。

本來，清道夫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再也不怕誰來誣蔑我的「工作不徹底」或「有何居心」了。但是日來看到幾篇為何家槐辯護的文字，覺得十分不愉快，忍不住只得又來說幾句話。

說何家槐是「海派」後起之秀，實在並非「過譽」的，何家槐的鬼域伎倆的行為，正足以代表「海派」一羣「商人與賊」的文人的典型人物。他的出名的方法和手段，可以說是文壇登龍之另一新秘訣，除了「海派」有了這樣「出類拔萃」的好角色之外，恐怕再也無出其右的了。現在為着揭發「海派」文人的盛業忽見，不敢獨秘，特將何家槐於將徐轉蓬陳福熙兩君的作偽冒名發表的事實之外，再將其他「盛業」公諸同好：

一、良友文學叢書之一的「曖昧」，據說是何家槐最得意的代表作，他曾經要求一位他的同學寫篇他的批評文，文章後來在青年界上發表，却是改署有名大學教授兼大戲劇家某某之名。而且那位同學僅分得六塊錢的稿費，（還算優待！）至其本人所得若干，那可不得而知了。

二、「曖昧」的介紹文雖說是何家槐自己寫的，有幾句話頗叫人一看全身雞皮粟子：作者作風極其崇雷甫，他寫短篇小說至今五年，「這真是叫鬼相信。如果黑幕未經揭破之前，或許可以哄騙，可惜西洋鏡已經戳穿，不足見榮，適足自辱而已。嗚呼！所謂寫短篇小說五年，原來是竊了人家的文章寫上自己的名字，真是嘖古未聞的寫法，固同是以筆而寫者，却寫得有些特別呢。其者作風還像柴雷甫，天曉得，柴雷甫九泉有知，亦當為之皺眉三日了。

三、雨天序是何家槐自己的大作，但他不寫自序，却以一個王婉容的名字發表，（載火炬上）此中用意，明眼人不難猜斷。該文中有一受罵人的話頗為精彩，特為介紹：「像小販一樣，無論什麼事都想佔小便宜，儘量施用取巧的手段，」我覺得這正是替家槐先生下了一個極準確的寫照，讀者以為如何？

四、申報月刊三月號有署名何家槐之創作小說一篇，曰「拾荒婦」，關係出自樓某君之手，中間曾鬧了一回滑稽把戲，因該稿久擱未發，後值何冒名發表秘事發，何為之惶然立即向申報月刊編輯要求將該小說另改真名刊出，不料稿已付排無法收回。

鄙人是個有什麼話說什麼話的「老實人」，亦一不識時務不知賣弄齒關之阿木林也。就是幸而能再活十年八年的話，自問還沒有向君那種「勇敢與精明」，承何君厚待佩服清道夫「勇敢與精明」，竊思鄙人不敏，無功未敢受獎。特原物奉還。清道夫事畢入後，對於海派這王冠實在愧無資格接受，當然更談不到「伎倆」不「伎倆」。而何君是今日「海派」之佼佼者，這大帽子應該受之而無愧的吧。最後何君曾經於「關於我的創作」一文中，說我「未免有造謠之嫌」，我為此，至今幾乎思破了腦袋，還是摸不出一個所以來，究竟謠從何處造起，倘望何君有以語我來。

以前因為不願為了這醜事出頭露面故用清道夫筆名，以致外間猜此疑彼某小報謠至指為楊邨人先生，實深負咎，刻為分明責任起見，只得在這醜事裏以真名相見了。

本  
刊  
價  
目

閱  
半年

注意——本報月刊由文化雜誌社發行

## 清道夫工作澈底嗎？

夢石

中國的文壇近幾年來，真是臭氣薰天，鬧得不成樣子了。所幸在這亂世，有清道夫君揭竿而起來掃除文壇，揭發何家槐君的祕密。清道夫君這種工作，確實可佩服了。但旁觀的我，終覺清道夫君偏于一而，未能澈底。

在清道夫君復李輝英君的信上說：『何家槐冒名拿去發表，事先既未經原作者本人同意。』何君拿徐轉運君兩文章去發表，不是一次，二次，三次，而是十一次，若何君未得徐君的同意，豈能做到十一次嗎？這豈未經作者——徐君——同意嗎？

清道夫君又說：『錯誤是何家槐一人作就，並不是徐陳兩君迫逼而成，所以罪咎應由何家槐負責。』這里看來，清道夫君顯然如李輝英君說：『別有用心！一個人的文章，被人拿去發表，竟換上了別個人名，有十一次，除非是傻子他才不知道。是的，徐君在他的自白說是不得已的關係。徐君既然可憐他的朋友，給他拿去賣錢，買飯券。爲什麼到現在關起臉來？向何君討債呢？在朋友的面前宣佈出來呢？拿原稿去給人製版呢？列明賬目公開出來呢？這樣難話徐君的人格無損嗎？』

何家槐君如果不是被人認爲：『何家槐這人近來風頭健甚，左聯拉攏，右翼捧場，某雜誌恭頌爲文壇健將。』徐君一定不會宣佈出來，出賣他的朋友。現在何君弄成這個樣子，受人唾罵，徐君至少是何君罪惡的製造者。主犯不懲，而要懲從犯嗎？

清道夫君只罵着何君的無恥，對徐君不特不責罰而及覺得：『人格未有何損。』請試問清道夫君這種工作能澈底嗎？不會令人感覺得別無居心嗎？

## 對於何徐問題的另一見解

穆靜

在這樣難於生活的社會中，什麼怪劇多能熱鬧地串演。而現在正在串演得難分難解的，便是「何家槐的創作多是別人做的」一幕。

這一幕怪劇演來，非常偉大，複雜而且光怪陸離。使觀衆看後，都覺得有些迷離恍惚，莫衷一是。

但是不問劇情怎樣的迷離恍惚，怎樣的莫衷一是，然而劇中人「何徐陳應列入平等罪名之內」，是不會錯的了。何以呢？且看徐轉運先生的「我們的自白」中說：『他急於要錢交費，付房租，買飯票，但是手頭沒有現成的文章可以換錢，便拿了我的文章去。』在這裏，我們覺得徐先生似乎有孟嘗君之風，能夠救人危急。可是看到這樣一段：『因為他認識徐志摩的關係，到上海不久，文章便有了出路。』自白後，才知道徐先生因爲不認識徐志摩之流，而文章沒有出路，所以把文章肯交給何家槐先生去署名發表，去找尋出路。而且陸續爲他找到出路的有十一篇之多而竟緘默。

何先生在「文苑」十期中否認「倩人代作」而徐先生都在「我的自白（見三月九日自由談）」中，似乎言之鑿鑿有據。這很使我們迷惑。而且侍桁先生沒有解說他的「另有解說」。所以，這個疑團似乎一時不能解釋。現在我所要做的，並不是解釋這個疑團。而是要指出徐先生對於此案應負責任的一點來。

徐先生在他的「我的自白」中又說：『最初我想把此事『沉』下去，但……恐問題會加複雜和擴大，因此，我只得把過去事實，略述一二。』

徐先生怕事實愈加複雜和擴大，故非常慷慨地犧牲了一個「好朋友」而來一個自白。這是值得我們敬佩的。然而，「自白」儘管「自白」，爲什麼却要加上一段：『但我也聲明，當他拿我的稿子去，我並沒有叫他署他的名字。』呢？既經署了「他」的名字而「不愉快」，那末爲什麼還要將「稿子放在家槐那邊」而竟絡繹發表到十一篇之多呢？這聲明到底是爲點什麼來？

最後，徐先生向何先生說了幾句道歉似的話：『事到如此，遠近朋友皆洞悉個中底細，我也無可如何了。』然而，「遠近朋友」怎能「洞悉個中底細」的呢？難道這就是：『欲人不知，除非莫爲』嗎？這就是：『從南方作風不同』上看出來的嗎？後者，較合於邏輯，然而我終有些疑信參半。

最後，我得聲明：我對何徐二先生無觀感之嫌，我也並不是希望把類似的醜事掩埋下去。我只是覺得這「洞悉」得有些奇怪而已。

# RADIO

施藝存主編之「中學生文藝月刊」，現已出版，創刊號中有創作經驗特輯，內容尚佳。胡適之，沈從文，林徽音，楊振聲等，近下組織一學文月刊社，並將發行「學文月刊」一種，開創刊號約在四月中旬出版云。

青島近有少數文藝青年，連絡作家王統照，寺人戴克家等，組織出版一純文藝月刊，現開始籌備云。

本埠現代出版社，係一新近組織之團體，將創行「現實月刊」一種，出版期間，約在「中」。

本埠出版之「中國論壇」，間因內部發生事，故現在停頓中。

作家王魯彥，因感在滬生活之困難和厭惡，於最近離開滬地，遠赴陝西任教鞭之職。本刊上期載有作家黎錦明受浙江大學之請，任講席，消息一則。現據黎氏來函本刊，係受該校所聘請，而係暫時代理韓敬文氏二月。同時藉此機會，一探西湖之春色云。

孫席珍近在平籌備創辦一「文史雜誌」，分文史兩部，撰稿人有周作人，鄭振鐸，清，黎錦明，趙景深，高涵等二十餘人。現已付印云。

杭州藝專劇社。近籌備排演「西哈諾」一劇，定於本月底公演云。

北平沙城劇社，第一次公演已定於本月底，演出脚本有「北國之夜」，「最後一計」，「街頭人」。並計劃舉行學校巡迴公演，年內上演「復活」及「大飯店」云。

本埠市北中學，近因新屋落成，將舉行演藝會，聞劇本現在選擇中。

本埠春秋劇社，停演息鼓，已有多時，近演出田漢氏之新作「艾霞之死」一劇，現籌備中。

本埠復旦大學之復旦劇社，近已籌備排演氏三部曲之二「香稻米」一劇，導演聞係担任，約在四月底演出二次。

「金城」月刊，每期印刷費約計九百七十，開全國各刊費之紀錄，聞該刊主持者，何嘉二君。現因發生意見，恐將停刊云。日本東京演劇協會，聞在華角半七十八前演出了大仲馬作之「國王」一劇云。

日本美術座自演出「復活」及「茶花女」三劇之後，名聲大振。現擬於四月十三日起舉行第三次公演，演期十日，劇本定卡爾克·瑪雅氏所作之「寒風園」云。

日本新興文藝作家小林多喜二氏，於去年二月被日本警察局毒打而死。現已屆一週年矣。文化聯盟，特為其舉行逝世週年紀念祭云。

法國劇界各人，近赴蘇聯參觀劇台，並探訪蘇聯著名演劇家希爾霍爾法，泰洛夫等。彼等參觀兒童劇場後，所得印象甚深。據巴黎馬特來尼及米希爾兩戲院導演波爾云：「法國人恆曰成人者大兒童也。蘇聯兒童劇場中直視兒童為成人矣。」彼等離蘇聯時告各報記者云：「蘇聯戲劇發展之速率誠屬空前。而富有教育方法之兒童劇院尤堪注意也。」

## 鳴謝

論語 人言 良友 大眾 長城 激蕩  
電影畫報 婦女畫報 現代電影 寶真  
中學生 新時代 人民評論 自由派  
出版消息 青年與戰爭 儲蓄評論 春秋  
學海 甯波文藝 機輪期刊 世界月報  
庸報 青島民報 正報 晨 新徐日報  
大上海教育 世界語之光 劇·詩·文  
黃巖商報  
茲蒙上列各刊物之贈送感甚！特此鳴謝並作介紹。

## 本社啟事

茲查得前本社同人潘丙心君，因另有他就，故現已脫離本社，嗣後關於潘君一切，概與本社無涉。誠恐外界未明，特此聲明。

文化刺車社啟

## 緊要更正

本刊付排時見某刊物有記載關於本刊的消息，謂本刊因登載「何家槐小說別人做的」等消息，左聯特派員前來本社編輯處當面警告，並給顏色看等云云。這等記載，全屬不確。緣本刊自林亦篤君署名潘道夫發出消息之後，外間不明真相者，均猜疑潘道夫君即某某先生某某先生之筆名，並謂本刊添故意向何君施放毒箭，種種謠言，實足破壞本刊之名譽。至於本刊對於何君之明正態度，請讀者參閱本期之「我們的宣言」。茲恐外界發生誤會，特此更正，以明真相。

# 這成什麼話

墨 遠

關於何家槐的創作問題，在「多事之秋」的文壇上，又是「不勝遺憾之至」的一回事。在「文化列軍」上看到清道夫的文章，知道何家槐的作品都是徐轉蓬與陳福熙做的。跟着又在該報上看到何家槐的更正信與清道夫的「可以拿出證據來證明何家槐的作品都是徐陳做的」的答覆。未幾「自由談」上便有何家槐的一篇「關於我的創作」，除了否認他的作品是徐陳做的以外，並且又大吹其牛，把自己捧上「三十天」。這一下，可壞了。先是侍桁的「何家槐的創作問題」，後來是徐轉蓬的「我的自白」，替何家槐的那句罵清道夫「怕真是「海派」的技倆吧」的話反加了一個註解，這倒是怪有意思的。我想何家槐的心裏一定要有「悔不當初」與「庸人自擾」之感慨？假使徐轉蓬的作品祇由何家槐署名發表了一兩篇。何家槐的「海派」後起之秀而術已經「封卷」了。如今據徐轉蓬的一篇賬，竟會有十一篇之多（陳福熙做的還不在裏面），則「海派」後起之秀何家槐偉大，誠「無以復加」了。於是，我們就疑惑到何家槐是一個不會寫文章的作家。徐轉蓬為什麼這樣願意把自己的大批作品給別人署名發表呢？據「我的自白」裏說，是徐轉蓬與何家槐的苦衷的。這種苦衷，在我們看起來，實在不能成爲理由。因為何家槐沒有錢用，祇可以把徐轉蓬的作品用徐轉蓬的名字發表換了錢，而再向徐轉蓬借；想大家都「是好朋友」，不至於碰了釘子的，現在更由何家槐將徐轉蓬作品收在自己的集子裏，老老實實的「據爲己有」，則雖是「知道家槐物當環境的人，也『不』會原諒他的」。不用說。「葫蘆裏究竟是裝的什麼藥」，還得徐轉蓬自己去揭開的。在真相沒有十分明白以前，我們不想說什麼。然而，何家槐還有臉寫一篇「關於我的創作」登在報紙上，這種行爲比起那些抄襲了人家還自辯爲「借用」與以賤價收買了於名作家的作品而以高價售出還自詡爲「文學家」的行爲，大概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文壇少將（註）何家槐之所以爲文壇少將，這裏面還有他自己說的「怕真是「海派」的技倆吧」的理由。真的，這成爲什麼話！（註：文壇少將見「十月談」文壇畫虎錄。）

## 文壇的黑暗與無名作家的悲哀

無名小卒

繼着「海派」與「京派」的爭論之後，便有「海派」自己內部的蕭蕭的淪調，於是便是清道夫君對於何家槐君的「告發」文章，更惹起何君的辯白和侍桁先生的反斥。（見自由談）由侍桁先生的文章裏，明顯地看出何家槐君的許多作品却是徐轉蓬君所作的。由此事件看來，令人可以看到我們文壇黑暗之一般，和感到無名作家在未成名以前的悲慘境况。徐轉蓬君怎麼不把自己的文章向雜誌社的老板直接出售呢？何家槐君怎麼能夠使出這種卑劣的技倆來呢？大雜誌編輯先生們怎麼不用徐君的名字而却要用何君的名字才能把文章發表得呢？總而言之，是無名作家的悲哀，是文壇的黑暗！

其實，我們文壇的黑暗和無名作家的悲哀又豈止這一事而已！無名作家在其「無名」之時，真是走投無門；而身登龍門者，却頭頭是道，左右逢源。因是無名作家縱然有一篇較好的作品，（並不是很好。）也祇有塞諸字紙篋之嘆；而一位「名」作家的粗製濫造的文章，却包你有一個發表的地方。此外在稿費支取的價格上還另有一種區別是不用說的。幾年以來，「提拔無名作家」的口號差不多爲每一個聰明的編輯先生所採用，然而此中事實與口號並未相符的實在比那高呼着的口號的數目還要多。遠的不說，近的如某大文學社的掛着「提拔無名作家」的招牌而實際須經人介紹，並且在那編輯社能是堆積着不知其數的被騙而來的「無名作家」處「心血」。我敢擔保那裏有非常大的數目是不要用而也不被退回的！我有一位朋友在其名字未被人認識之前，袖底裏是堆積着四面被拒的作品，而一朝微運到來，名字被印在一册大雜誌裏，於不數月而堆積着的稿件一空？更有一位粗爲相認的大作家，因被某雜誌社看起其名字，在需款緊迫的時候將其不願發表的舊時寫得很壞的文章送去。爲了「名字」是被「特約」着的緣故，什麼「垃圾」都會被搬上「金玉之堂」的！於是而，文壇上不能不充滿了污穢與黑暗，而無名作家也不能不暗自吞淚，深怨其「命運不濟」；（注意：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一個人的成名是不靠寫作的技能，而專靠命運！於是而「海派」終於爲「海派」，而「海派」無疑地需要一番「自己批判」的「清黨」運動！

然而，養成文壇的這種病象的，我們與其歸怨於編者，毋寧歸怨於讀者，歸怨於無名「讀者羣」。一個雜誌終歸是爲讀者所支配的。設若讀者嚮賞程度高，則一個卑劣的編輯和一個卑劣的文人便不能施其技，並且這種事可以保證其不生。否則文壇黑暗面的揭發將無底止，而無名作家悲哀將終於只是無名作家的悲哀。我固然希望終有一天文章不成爲商品，而無名作家不會受着社會庸人的高壓，然而暫時消極之法却只有多多贊助文壇上黑暗面的揭發運動；

末了，我願順便在這裏代表無名的作家羣向以前東方雜誌文藝欄的編輯徐調孚先生及現任良友總編輯陶亮尤生致謝，惟有他們的選稿方針才較爲公允，較爲把無名作家與有名作家平列着的。這并非我認識他們（我直至現在並不認識他們），也並非我這「無名小卒」曾被他們提拔過，我根本並沒有在那裏發表過文字。我只是以一個無名作者的觀點，去稱頌他們而已！這，本來從他們過去編輯的成績上便可證明的，無須我來在這裏拖一條尾巴。然而爲了揭發文壇上的黑暗和代無名作家羣「伸冤」，我不能夠抑制不稱頌他們！

定 全年 一元五角

寄資在內國外加倍

# 孩子們

耶 草

陪伴着綉紅的火爐與大鐵錘終年地生活在煤坑般黢黑的鐵工廠。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沒有假日，沒有禮拜，壽生，李文，德林，富保，啊毛，大興和我，咱們這七個未滿二十歲的夥子，同樣地，一塊兒生活着。每天，剛瞧着亮，約莫還是五點鐘光景，就得從熟貼貼的被窩裏跳起，睜開那對沒睡過個來的倦眼，沒命地揉兩下，接着，咱們這夥兒，被也不理，便七手八腳地去熬糖子，洗米，熬刺菜。喫過了飯，工作就開始了。燒着，鏟着，釘着，直到夜晚九點，方纔洗手睡覺。

咱們的手永遠是慌慌的：晚上，整好爐火跟傢伙，沒待洗淨就倒倒在被裏了。夜悄悄地，飛機般，很快過了去。天祇一明，咱們的手立刻又恢復了原樣了。

四週圍，咱們腳底下，全同樣堆着鐵條，釘子跟煤屑。就打你閉上了眼，也依然可以隨處摸到鐵的傢伙。

除非端陽中秋那樣的節期，咱們平素簡直瞧不見輩影！刻板似的，天天在喫着白菜湯跟煤米。

「這會兒生意太不好啊！」

每當請求師傅加添些小菜時，他總蹙着眉，要證實自己真是一個生意不好的人那樣，說了還虛偽地嘆口氣。

於是，大家從請求轉入到沉默。

這麼着，不知有過多少回數。誰都知道；師傅的樣子是假裝，師傅的生意一點也不壞；然而，誰也不敢哼一聲，發句把怨言。祇相互地以忿怒的眼光端詳着。把憤慨，把滿腔的不平全交給了手中的錘頭。

咱們這七個，單單十九歲的李文自己不是學徒。祇只有他，能跟師傅說幾句話。像咱們，偶然說句師傅不說耳的話，聽了，是給摸幾下巴掌；有時，因了這會給摸掉的，那回李文帶着笑，扭住咱們中最小的啊毛，很和氣地對着師傅：

「老闆，天氣這麼冷，啊毛還只一件破棉襖，老闆穿舊的袍子，能不能給……」

沒待他說完，老闆腦袋一扭，走了。

「人家事，虧你多管！」……

爲了啊毛，第二天，李文又熱心的問着却不料竟意外地遭受到老闆的白眼與責罵。他幾次，給開革了！咱們那懷着難過的心情送他走。

李文走後，將半年沒見過他影子。咱們的心，宛如尖刀割得那樣難受。日子跟往常一樣：勞苦而且無盡頭。

夏天，航靜的屋子裏出現了李文，他瘦了，眼睛凹進去。咱們全丟了工作拐過來，牽着他的胳膊，跟他談天。咱們六個，眼珠子全水汪汪的，李文可不，最後他那麼鄭重地說：

「再有什麼事要大家一起去，別單讓一個人來講！……」

好幾次，咱們全運用着從李文口裏得來的法子，結果，每次全有着相當的勝利。這似乎

是說明半年來李文在外面學得了什麼，咱們羨慕而想念他。啊毛老咕嚕着：

「文大怎麼老不來了呢？」

那天一大早，李文的媽媽含着眼水來着咱們。她說：

「昨晚，已經半夜，文兒忽然給幾個大漢拖走了！……」

立刻，咱們的心上像給誰摸了幾下巴掌那麼痛。

## 賣歌者

林希齋

街頭的賣歌者  
唱在日暮的黃昏

一支蒼老的調子  
凄清地  
而又怨鬱地  
伴着伶仃的暮影  
從手裏上，輕飄出來  
含淚的歌  
無人問的  
永遠地，走盡黑暗  
的深夜，又寂寞的響

繽紛的雲霧  
繽紛的細雨  
和着絕望的歌  
一聲一響地  
驟雨亦沉沉  
從枯樹間，咬進出來  
映着黃昏  
映着黃昏  
孤獨地，隨那廣闊  
渡了今朝又到了明朝

街頭的賣歌者  
唱在日暮的黃昏

# 特價 歡迎基本定價二千名

本刊自創刊以來，雖然未敢說是異軍突起，別樹一幟，但對於一切文化，都站在客觀的態度上加以公正的批評與介紹，故創刊以來，銷路特佳，深蒙讀者愛護，這真使本刊慚愧！爲本愛護本刊的讀者的盛意，決自第八期起，刷新內容，充實內容，特聘海內外名著作家爲本刊經常撰稿，使本刊更加蓬勃，燦爛！

現在改革伊始，特定特價徵求基本定價二千名，全年七十二期，特價期內，國內連郵祇收一元，國外連郵祇收二元，訂閱請速！